

聖

周禮集說卷第二

吳興後學前谿陳友仁君復編

天官冢宰

賈公彥疏曰天官象天所立之官周天三百六十餘度
天官亦總攝三百六十官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
主一官之事也中義曰山既高矣其上又有頂為冢
宰者司主之名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
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疏曰惟王建國至以為民極五句六官之首同此序者
以其建國設官為民不異故也鄭氏曰建立也周公

相成王營邑於土中是為雒邑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天
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
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辨別也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樂以縣視以景為
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書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
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也召誥曰越三日庚戌大保乃
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
以庶殷攻位於洛納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正定宮
大廟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
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也經野若九夫為井
四井為邑之屬是也設官分職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

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也極中也 中義曰天
者萬物性命資之為始故冢宰掌治以法天焉地者萬
物形質資之為生故司徒掌教以法地焉天官掌其治
地官掌其教遂天之所以始成地之所以生俾萬物各
正性命者也 鄭氏曰鄭司農云論語曰君薨百官總
已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統故六官皆總
屬於冢宰冢宰大宰也掌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故大
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東萊曰冢宰均邦國者是使若貴若賤若小若大各得
其平爾古之稱宰相者多以平為主若商則謂之阿衡
阿衡平之之謂也天之所以立君命相者不過欲平天

下之所不平者爾使四海之內貴者貴賤者賤耕者耕織者織士農工賈鰥寡孤獨事事物物咸適其宜是宰相均平天下之道均之一字是宰相之大綱大抵天下本無事須是識得簡易道理能行其所無事方盡得宰相均平之職不是要作聰明之謂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宰止宰夫卿一人大夫六人上五十六人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三十人

宮正止宮伯士二十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有賈

內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膳夫止亨人十士五十四人府九人史十八人賈八人胥
四十一人徒四百十人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獻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
百人

鰲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無胥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無胥

甸師止腊人十士二十八人府九人史十四人胥六十四

人徒六百七十六人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無胥

食醫中士二人 已下並無府史胥徒

疾醫中士八人

瘍醫下士八人

獸醫下士四人

醫師止獸醫士二十八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並奄女奚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並奄女奚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正止凌人十人奄十五人女四十五人奚四百

五十人府四人史十人胥十六人徒百六十人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累人奄一人女累十人奚二十人

籩人止累人奄七人女八十人奚百六十人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宮人止掌次士二十一人府十人史一十二人胥八人

○徒二百四十人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

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有賈

王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有工賈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無胥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無胥

已上並照胥

大府止外府大夫二人士二十二入府八人史十四人
工八人賈二十四人胥十二人徒百四十人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史二人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無胥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無胥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無胥

職幣上上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有賈

司會止職幣大夫六人士五十四人府十六人史二十

八人賈四人胥七人徒百十八人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已上無胥

司裘止掌皮士十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八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無府胥

閹人王宮每門四人園游亦如之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內豎倍寺人之數已上三管不計非命官也

內宰止內小臣大夫二人士十二人奄上士四人府四

人史十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女祝女史女十二人奚二十四人

與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

人徒二十人

有二賈無胥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無胥

典冢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無胥

典婦功止典冢士十人府六人史八人工四人賈八人

徒五十二人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已上並奄女奚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無胥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有工無胥

履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有工無胥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無府胥

內司服止夏采士十人奄三人女九十人奚三十八人

府四人史六人工十人徒三十二人

大夫凡看周禮須先理會大宰理會大宰須先理會目

錄按天官總六十三官除闈寺內豎非命官及婦

其職君得其道恭已無爲而治蓋以此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爲權在於已臣亦以爲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爲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疏曰小宰與大宰同名大小爲異故六卿下中大夫爲十二小宰宰夫是太宰之考夫者治也以其治此一官所主事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凡官尊者少卑者多以

其卑者宜勞尊者宜逸是以下士捕旅也官制云大宰爲正小宰爲貳宰夫爲考以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夫官若是其衆而其下吏止若此先王所以省吏負者亦至矣吏省則其祿易給吏有祿則人知自愛故當時庶人之在官凡有秩祿者無非賢德之人而漢猶倣此意佐史有斗食之秩長安游徼吏有百石之秩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張敞爲膠東相吏追捕有功者得一功比三輔尤異自是以後百石吏皆羞自重賢人君子往往多出間其得先王遺意後世不然自卿差之法變爲顧役天下之事付之游手之民又從而奪其庸是教之爲姦而又授之具

也上至朝廷下至州縣每一職一司官長不過數人而
胥吏不勝其衆則夫官之不勝吏奸也亦明矣天下何
從而治哉由此言之則夫大宰之所以省吏員者直欲
夫祿之易給也吏之所以必給其祿者直欲人之知自
愛也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
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
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
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
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
萬民大音泰治直使反下並
而小反註起一反

王氏曰天官自宮正而下皆正言官名獨於前二官言
職者以大宰正也小宰貳也宰夫攷也其職特尊於治
官之屬故言職以別之推此則五官皆然 疏曰自此
六典至九兩總十段皆明經國之大綱治政之條目也
鄭氏曰典常也經也法也 疏曰六典治教禮政刑事
之書大宰總六官故俱建之也 又曰六官雖有治教
禮政刑事之不同該而言之皆是治法故云治邦國
註疏治典冢宰之職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也經經國之
大綱紀亦所以紀綱天下教典司徒之職使帥其屬而
掌邦教也 王氏曰上無教則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
國危矣故曰安邦國 鄭氏曰擾猶馴也

疏曰治典教典云官府禮典以下皆云百官者尊天地
二官不局其數也 註疏禮典宗伯之職使帥其屬而
掌邦禮禮之用和爲貴故云和統統叙也諧諧和也政
典大司馬之職使各帥其屬而掌邦政 王氏曰物各
當其分謂之平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
則強不得以侵弱衆不得以暴寡小大高下莫不當其
分矣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於百官言正則正
百官以正萬民之意 註疏刑典大司寇之職使帥其
屬而掌邦刑詰猶禁也書曰度作刑以詰四方糾正也
三時皆有官唯冬無官又無司空以三隅反之則事與
司空之職 王氏曰百工興事造業則財物充足故云

富邦國 鄭氏曰任猶傳也生猶養也

東萊曰周禮一部綱目盡在六典冢宰無所不統是宰
相之職天下事須有總統要會處下面雖衆把握管鑰
皆在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百官異職管攝之使皆
歸於一是謂之統四海異宜調濟之使咸得其平是謂
之均所以管攝之者非官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
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攝者至簡也所以調濟之者非人
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爲大小者與之爲小所居者
至易也明乎簡易之理則相業無餘蘊矣司徒自唐虞
時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乃是以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敷布之天下之常道唯是五者此古今之達

教不可易也所謂教者非是約束之得成優游漸漬馴
擾涵養使之自入於善非是驅迫人物事擾之一字是
司徒之大綱馴習而熟之之謂也摩撫而入之之謂
也畜養而寬之之謂也宗伯天地人之禮無所不掌正
禮記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有自然條目幽
而神明而入秩然有序粲然有經便是和若無禮則率
爭陵犯上陵下替豈能一日和天下之事有治以均之
有教以擾之又有禮以和之其待天下之理亦已盡矣
其間或有敗常干犯不循禮法者大則職之司馬小則
職之司寇以此見王者之治不倚一偏既有以開導之
又有以警畏之如天地之有雨露必有雪霜有春夏必

有秋冬天下之理未嘗不相對何嘗少一件得莊老乃
謂德衰而後有刑緣其不識天地陰陽之化所以如此
說司空一官居終何故蓋有前五件了然後民可得其
居得其食若無前五事民雖有棟宇無緣得居雖有穀
粟無緣得食夫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微之原而
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焉六卿
者萬事之綱也為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
紀既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
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干紀亂常者
焉則將帥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
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永奠

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阜成兆民為治體統上下相統內外交應本末具舉絲
牽繩聯無一節不相關處天下雖廣會頭都在六卿上
冢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
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卿何也網固在綱之中而
首亦豈處乎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并列於八方猶
冢宰之與六卿並居於六職也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
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
以弊邦治灋古法字 聯音連弊必世反

鄭氏曰百官所居曰府鄭司農云官屬謂六官其屬各
六十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官職謂六官之
職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官聯謂國有大事
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連事通職相佐助也小
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 王介甫曰建官矣則
設屬以佐之故一曰官屬設屬矣則分職以治之故二
曰官職分職矣事非一職所能獨治則聯事以供之故
三曰官聯 王氏曰官常聽官治常謂故常也蓋六官
之聯事有非法之所能該者於是乘時立事與機制宜
以昔之所常行者於今列之以為常書曰以典常作之
師典則所守之法常則所循之常與此官常同也官成

所以待萬民之治若比居版圖傳別之類其事有一定之成體也官法百官各有奉行之法若六宰垂治象之法司徒垂教象之法是也百官各循法以治事則無侵官離局治各歸於正矣 鄭氏曰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王氏曰書曰制官刑儆于在位是也 鄭氏曰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群吏之治弊猶斷也

雜說嘗讀周禮一書見其分條布政以次脩舉而大宰之職獨以官府之治居其先焉夫天下之理彼先則此後一重則一輕成王守成之賢君周公勤勞之賢相豈自官府之外畧無所急而獨拳拳於此何耶蓋古人經

畫天下誠有本末其綢繆委曲之意固不敢不盡其心而緩急先後之宜尤不敢不嚴其序夫舉天下之事而聽命於一人若財若兵若士若民雖人君之所當加意而非人君之所能自為然所以使之繩繩井井各當其所處者亦惟官吏是望也成周聖人初不計於其他而獨於此不敢後故自官屬舉邦治以至於官成經邦治自官法正邦治以至於官計弊邦治大宰皆以是為群吏之勸蓋其本先立則其末不能以不治苟士大夫以此為念則天下無難辦之事矣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

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馭魚慮反

鄭氏曰則亦法也都之所居曰鄙 陳氏曰先王之建

都鄙以為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采地居畿內焉大者

百里其次七十里其下五十里而其外有封疆溝木之

固其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別使之朝夕蒞事王

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於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

之外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受田在鄉也 疏曰親王

子母弟與公同處於大都次疏者與卿同處於小都次

疏者與大夫同處於家邑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

孫王子母弟雖食采邑未必有官王子母弟及三公攝

諸侯者五廟五祀三社三稷 劉氏曰祭祀之則皆奉

定制不可得而僭也不可得而廢也

王氏曰上有道揆則下有法守則馭其官者不可以無

法則也人情不勸則不勉不威則不懲廢之當其罪則

怠者畏而懲置之當其功則勤者勸而勉 疏曰士學

士也升其士之賢者詔之以爵位及祿賞 楊龜山曰

自鄉論秀士升之於司徒自司徒而升之於學曰造士

而後大司樂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則所謂

士者蓋未有祿位也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非脩之於鄉升之於司馬

則祿位不可得也故以祿位馭之大宰歲終令百官正

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則為吏者有職任焉與士異矣故以廢置馭之祿位廢置初不相因也而王介甫曰廢置所以治之祿位所以待之治之者政也待之者禮也徒治之以政而不待之以禮則將免而無耻失其旨矣禮俗以馭其民者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其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不可推移先王脩禮以節其性因之以達其志通其欲為之節文道之使成俗也以是馭之故無殊俗離而二之則非矣

王氏曰征求無藝費出無節則非所以馭其用使其所用惟賦貢之從則歛不加於民而用足矣 劉氏曰用

禮法以成其風俗禮樂浹洽於人心則風俗自成

王氏曰家自為俗無所視效則非所以馭其民 劉氏曰刑以誅惡賞以勸善其威柄皆出於朝廷 王氏曰田以簡衆役以任衆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

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

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行下

雜說八柄八統皆曰詔王者蓋賞罰誅廢非臣下所得

專而親親等事亦當自王之躬行然後可以化人也雖

以大宰無所不統然皆以詔王焉易曰陰雖有美含之

以從王事禮云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懷君民之心書

曰無有作福作威一般 雜說大宰弼無所不統至於
八柄必以詔王此非若後世疑大臣之竊威權也又非
若後世威權自己而無所咨詢也蓋八柄之重所以定
群臣之邪正一予奪之間又將以服天下之心而定夫
君子小人消長之勢也此非人君曉然自有見于中則
馭臣之柄吾未見其可三公論道經邦三孤寅亮天地
弼予一人冢宰又以是詔王而左右前後所以開諭王
心以是邪正之源賞罰廢置之理曉然存諸中形諸外
未易以形迹窺也一頓笑動靜由已而由人乎哉 註
疏柄王所操持也詔告也爵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
王氏曰自國君下至庶人在官有授之田有授之食皆

王所祿 疏曰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 劉氏曰爵祿
之外又有錫予所以榮華之也 雜說爵祿者厲世磨鈍
之具也古人制爵必以德制祿必以功蓋所以抑夫人
僥求倖得之心而作其進德興功之志固不容以濫受
也今攷之冢宰八柄自爵祿之外又有所謂予以馭其
幸豈人主或得以行其私恩而司士所謂以德詔爵以
功詔祿之意又有所不與焉毋乃啓人之幸心耶大抵
有所謂當然之報有所謂特厚之恩當然之報固人臣
所宜得也人以為所宜得或視之以為常而無激昂自
奮之意人以其賢而有所謂特厚之恩以神其機不測
者焉則所以鼓舞變化人心而使之奔走於事功者也

又豈有已耶此則八柄予以馭幸之深意劉氏曰置之在位所以勸其善行也王氏曰管子曰善生殺之謂王盤庚曰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則所以生之者在乎君洪範以壽居五福之先則生得以爲福矣劉氏曰奪褫去其爵祿也王氏曰廢不使之居位也鄭氏曰誅責讓也凡言馭者所以馭之納之於善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王介甫曰統言舉此而彼從焉鄭氏曰親親若堯親九族敬故不慢舊也若晏平仲久而敬之賢有善行者能多才藝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尊天下之貴者孟季

曰天下有達尊三爵德齒也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貴有德貴貴老達吏察舉吏之勤勞禮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王介甫曰馭以親親則民莫遺其親馭以敬故則民莫慢其故馭以進賢則民知德之不可不務馭以使能則民知能之不可不勉馭以保庸則民知功實之不可害馭以尊貴則民知爵命之不可陵馭以達吏則民知壅蔽之不可爲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之當以禮劉氏曰棠棣之詩親親也伐木敬故也南山有臺進賢也采薇使能也彤弓保庸也湛露尊貴也棫樸達吏也鹿鳴禮賓也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

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
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
欽疏材九曰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飭音勸賈音古閭音開

圖布古反解古育字藪速者反蕃扶元反

鄭氏曰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黍稷稻粱大小豆麻麥
菰樹果菰曰圃園其樊也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
民者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八材珠
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
曰析行曰商坐曰賈阜盛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
人之羨稱也堯典曰釐降二女嬪于虞臣妾男女貧賤
之稱晉惠公卜懷公之生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為人臣

女為人妾疏羽百草根實可食者蔬不熟曰饅閭民謂
無職事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傭賃也 劉氏曰九職
者任天下之民以九事也頒其職之事則大司徒掌之
任其民而徵其財賦則閭師掌之大宰之所掌者域萬
民用九職以為業則溥天之下率土之濱無夷風以亂
華者無左道以惑眾者無游手以失職者莫不由於鄉
閭由於禮義而用中於五品者焉是故不為三農生九
穀則為園圃以毓草木以為園圃則為虞衡作山澤之
材不為虞衡則為藪牧養蕃鳥獸不為藪牧則為百工
以飭化八材不為百工則為商賈以阜通貨賄不為商
賈則為閭民無常職者也雖無常職亦不得離斯八職

轉移執事以食其力者也離斯八職以食其力則所謂
左道以惑衆者也夷風以亂華者也王者疆土之所不
容也風俗之所不受也非大宰之所以皇建其極於天
下者乎是故無遺一民無棄一物無一缺用於天下者
九職域其民也 雜說曰九職自大司徒以下能受之
職不能使之無失職使不失職乃大宰佐王事王能用
一大宰使際天極地上至三農下而臣妾間民無不得
所可謂能任民矣 程明道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
農者居十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所苦困後世浮民
多矣游手不可貨度觀其窮促辛苦孤貧疾病變作詐
巧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何若事已

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何以免患豈可謂無可柰
何而已哉此宜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
耳 東萊曰夫民事在人君固不可緩而其於鳥獸草
木亦欲其得所者蓋此乃物之至微而人多以爲不足
卅而易忽惟聖人爲天地萬物之主見天地之間有一
物不得其所則聖人亦爲之不安而以爲其職之不盡
故堯典自厥民析而繼之以鳥獸擊尾舜典疇若予上
下草木鳥獸以此見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一視同仁無
一念之忘物也後之人君只曰強兵富國乃其職耳民
且不卅又安得用心到這上要當看聖人天涵地育廣
大氣象 李氏曰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者也能其事而

後可以食無事而食是衆之殃政之害也是故聖人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事取有利於國家而後可大宰受其職閭師責其功人各有事事各有功以興財征以濟經用無惰而自安無賊於糧食是富民之大本爲國之急務雖關百聖何以易此

經國書云先王與民爲生後世則民自爲生至于今則民無以爲生矣夫與民爲生吾不敢以望後世矣而聽民之自爲生獨不可乎不聽其自爲生而至於無以爲生則民病已極矣而暴君汙吏又從而朘剝之征科色目百出而未已日夜疾視其民而斂之若讎不至於貧蹙潰敗則不止則夫無以爲生之民於是有輕用其生

者矣嘗觀周之先王其聽以與民爲生非一事也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使之相養相生如是足矣爲之比閭族黨州鄉爲之鄰里鄴鄙縣遂爲之溝洫澮川畛涂道路以安其生爲之禱祠醫藥之政爲之調救補助之法以衛其生如是足矣而猶以爲未也謂王畿之內皆齊民而未有特富者生生之具雖以粗給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於是九職之任放焉雖臣妾閭民皆不敢遺而亦必有以厚其生當是時也豈復有農者一而食者六工者一而用者六賈者一而資者六乎自井田壞而貧富不均上之人猶不能制其民之常產况敢望其九職之任乎而始自以

為生矣自父子兄弟夫婦之聚而無衣食生養之資窮
居蹙處不自聊賴去而為工技散而為商賈不得已而
為庸保而民之為生始勞矣迫之以水旱役之以軍旅
困苦之以疾病死喪而民始無以為生矣

以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

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

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訓本亦作稍所
教反幣必世反

鄭氏曰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

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 王氏曰關市

邦畿之四面皆有關門及王之市壘三處山澤山澤之

中財物其民以時取之出稅以當賦也幣餘職幣所謂

歛官府與九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是也餘

財邦物而謂之賦者既已給之又振之以歸于國故亦

云賦也 唐氏曰先儒謂萬民有九職之貢又有九賦

以口率出泉先王取民以什一貢與賦不幾二乎古之

賦民各因其所有豈以口率出泉如後世乎先儒見太

府既言九賦又言萬民諸侯之貢以九職既貢其物不

得不以九賦為口率出泉又見司會致邦國之財用令

田野之財賦令民職之財用亦析為三益信其說曾未

深攷之耳太府言九賦以頒財言之非既使之貢又賦

之也問師任民止於國中四郊而甸縣稍都不與焉縣

師徵野之賦貢而國中四郊不與焉載師任地又有在

鄉遂井牧之外者故司會互見以相備於九功言民職
於九賦言田野云耳關市山澤邦中之賦皆在九賦豈
田野所該而甸稍縣都豈無民職之財用九賦出於九
職九職輸爲九賦豈有賦而復責之貢哉故於九職言
任萬民於九賦言斂財賄於九式言均節財用大宰之
職較然明矣 太平經國書云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
稅有征斂之目其別何也曰公田以爲稅私田以出賦
征斂則賦稅之總名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
之夫征地征則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內諸侯則
食公田之稅以爲祿幹私田之賦以爲貢耳學者於貢
賦稅之說何其紛紛也愚請以公田之稅而始論畿內

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然後紛紛之說可以盡析而
之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爲止於兵
車以九賦爲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稅雖一而賦則有三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
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以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
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
雖名爲賦其實則使民自衛也有足軍之用而未有足
國之用也國之大者有祭祀有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
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不調之民將誰責而供之於是
始即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等
之出攷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

師征之委人征新芻木材獸人廛人收毛皮筋角角人
羽人歛齒章羽翮什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材物掌
葛掌染草征締給其始也以九數為主其終也以九職
之物充賦其始也以五等分輕重其終也以年之上下
出歛法究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者蓋以其未始
立法也若公田什一之稅周禮曷常一言之豈惟公田
大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
制耳達之王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
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為祿諸侯納其賦則賦之名變而為
貢始於大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
之令其獻考之職方氏自揚之金錫荆之丹銀以至并
之布帛此皆取貢以充賦也又考之廣行人自侯服之
嬪物以至要服之貨物此變賦而為貢者也其委曲纖
悉與畿內無不相應者蓋以禹貢之書攷之然後周禮
貢賦稅之別源流會通益無可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
內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稅
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析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
此即大宰之九賦八州在王畿之外諸侯國也田賦之
下於是始立為貢值之制焉有金木鈇石之貢有漆絲
羽茅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鏤祭磬之貢此即大宰之九
貢也然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賦通可以言
貢而禹貢則專析以為州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米粟之

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不害其為同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賦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芻初俱反頒音班好用報反雜說九式均節財用正大宰格心之業大臣之事也疏曰用財之節度謂之式祭祀之式若大祭次祭用大牢小祭用特牲之類賓客之式若上公饗餼九牢殮五牢五積之類喪荒之式喪若含祔贈奠賻賵之屬荒凶年也穀不熟有所調賜羞服之式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工事之式謂百工巧作器物之法鄭氏曰幣帛之

式若勞贈賓客之屬芻秣之式馬牛禾穀也匪頒之式王所分賜群臣也好用之式燕好所用也劉氏曰成周非無財用也而必均節之者有二義焉由其均節而財用有餘則國有凶荒之變九者之大禮不資於下而自足者聖人所以仁其民也由其均節以立制度則繼世之主不敢踰之不敢廢之而公侯伯子男因之而隆殺有差則天下知所以節用而愛民也聖人所以制為九式者如此周禮菁華云好用匪頒吾則供之芻秣幣帛吾則供之工事羞服喪荒賓客祭祀吾則共之而一曰祭祀之式至九曰好用之式太宰則總持之夫惟財用供於有司而式法持於大宰是以人主不敢違式法

而過取百官有司亦不敢逆式法而過共宰夫以式法
掌祭祀酒人以式法授酒材掌皮以式法頒皮革委人
以式法共薪蒸木材職幣以式法歛幣餘職歲以式法
贊逆會大府以式法頒貨賄人主之私心以式法而礙
則侈心以式法而銷國用不屈民力不匱而王府之財
用始沛然有餘而論道經邦之地始造原立本於此而
無蠱壞之也大抵大宰之所謂理財惟急於理其出而
已蓋財多則下之用者易失滲漏上之取者每患於過
差九式之法不過以搏節人主亦以隄防百官有司之
失物辟者也式法不行而後上下始交征利矣 楊龜
山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

之有道其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
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
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歛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
紊而太宰又以九式節之下至芻秣工事匪頒好用之
微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踰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
以爲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大宰得以均節之所
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世儒以謂至尊
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 雜說成周自太府司會
以下皆會計有司也然而庖人不敢會膳酒人不敢會
飲司裘不敢會裘何者有司之卑職不敢與天子抗是
非論可否夫令出於一人而財出於百執事下之人知

共而不知節上之人知取而不知節夫是以侈心日生
不急之務日煩國費日廣民力日屈矣成周所以悉領
於冢宰冢宰總百官以道佐人主者則下得以制有司
之擅共而上有以約王后世子之過取凡所以匪頒芻
秣幣帛喪紀賓客祭祀一付於九式之成法則不得以
過差是故雖宮衛之多寡庖膳之豐儉魚腊酒漿之去
取次舍幄帶之用舍宦寺洒掃使令之損益皆屬之治
官使太宰得以總之而不惟上之便以滋國費而困民
力此成周之所以盛也 雜說太宰九式不見朝覲會
同軍旅田役之式小宰掌會同祭祀賓客朝覲之戒其
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蓋嘗攷之朝覲會同所用不過

牢禮委積膳羞等此自有賓客之式軍旅田役所用亦
不過工事幣帛芻秣匪頒而已大宰既有工事之式則
如司弓矢司甲繕人橐人弓人矢人廬人車人所當給
者皆有法式既有幣帛之式則外府所謂共其財用之
幣齎亦有法式既有芻秣之式則委人軍旅共其委積
薪芻凡䟽材亦有法式既有匪頒之式則司勳賞地之
政令等亦有法式是九式雖不及之而實不外於九式
矣夫軍旅之所最急者惟糧食爾周官理財治兵之事
極其詳悉豈有軍旅之重而反闕畧耶蓋成周之世以
井田制軍賦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人人自備官府
不與知焉而官府中惟廩人治其糧食倉人共道路之

谷積飲食之具遺人九師旅掌道路之委積凡此皆以
待官府中供軍用者故小宰令之是以太宰之九式凡
賦不及乎此而小宰之七事未嘗不及之意者軍國之
事各有司存異乎後世人主之以甲兵錢谷而問及於
廟堂者矣 雜說太宰九賦九式待天下之用無所不
具獨不見軍旅蓋先王之時富藏天下不自歛為私積
倉積於邠糧峙於申或有軍旅之事隨所寓而發用亦
不必有定式後世聚天下之財歸之京師府庫至於用
兵則有飛輓轉輸之勞而所遺失甚多或以財不繼而
致敗皆不知富藏天下之意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

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

王氏曰先王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九職所以
生財也九賦所以取財也九式所以用財也夫有道以
生財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然後有以服天下則諸
侯之君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可得而致矣此九貢
所以次九賦九式之後 楊龜山曰大宰以九賦歛財
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
相之職也蓋古人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歛
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
服邦國而致其用致者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求金
則非自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而

已矣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為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陳氏曰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凡賦有甸
稍縣都而九貢云邦國之用是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冀
州無貢以畿內王之所食特飲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
邦國有歲之常貢春入貢是也有因朝而貢侯服歲一
見其貢祀物是也 林三山曰先王制貢因其地之所
宜而為政之序亦以遠近詳畧為差傳曰上以共祭祀
之物使侯服貢之則上先下後之意內以共嬪婦之物
使甸服貢之則內先外後之意傳曰先王之制貢則近
無不聽遠無不服者九以此道也
東萊曰禹之作貢任土而已非土所出不以責民故青

兗同一方也漆泉兗之所出而不責之青雍梁同域也
琳琅玕之所出則不責之梁曰齒革曰羽毛惟金荆有
之揚亦有之故兩州同貢曰元織縞曰元織纈徐出之
豫亦山之故三篚也 供當時之制其便民如此至周官
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自一曰祀貢至九曰物貢立
為定制不以九州所出論似與禹貢異今以問師攷之
則任圃山以植草木任工以材事貢器物貨賄之貢任商
以市車于也布帛之貢任嬪以女事也則知大宰所說特
其名問師所掌則其實以土宜而貢其物與禹貢何異
哉 本子氏曰任土作貢蓋以見於虞夏之世而周官大
宰九貢則必曰致邦國之用蓋致者使之自至而已非

窮欲以求之也而者所貴適於用而已非貴於遠方之
珍貢也西旅獻獒固足以侈其君來遠之德而召公固
諄諄然以訓武王者毋亦珍禽異獸非服食器用之所
宜而自以異物為寶則玩好之心一萌其弊焉可勝言
哉然九貢之目自祀貢嬪貢至於存貢物貢蓋無一而
不適於用者皆此意也後世人主汲汲於方物之貢蓋
至於鳩鵲名鷹亦無不遣使以求之是果何謂 雜說
言致邦國之用者非用物不貢則珍禽異獸不育于國
以萬民惟正之供所謂不貴異物賤用物也 鄭氏曰
祀貢共祭祀之物犧牲包茅屬嬪貢絲枲屬器貢銀鐵
石磬冊漆屬弊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櫛榦栝柏篠簜也

貨貢金玉龜貝也物貢絺紵也存讀如園游之游游貢

燕好珠璣琅玕也劉氏曰燕好者夏翟之屬物貢雜物魚鹽

橘柚 劉氏曰太宰掌九貢者視非其道而貢之以求

寵視非其道而受之以為悅者故曰無有作好遵王之

道者太宰之職也官制昔者先王之盛時所以與民為

生者非一事也制為常產與之相生相養之具足矣以

為未也而必為之比閭族黨州鄉鄰里鄙鄙縣遂溝洫

澮川畛涂道路徑術以相其居教之以耕鑿種藝稼政

女功飲食醫藥喪紀祭祀判妻入子蓄牧用財以安其

生如此足矣猶以為未也老弱廢疾孤窮則有恤養之

政囂阨凶荒札瘥則有賑救之法巡稼移民合耦趨耕

以裕其力通貨斂滯貫貸以周其匱如是足矣猶以為未也懼吏之侵牟則為之大比以周知山林川澤器械六畜之數懼其役之不均為之稽其夫家以歲之上下為之久近事以民立而無長事官以事建而無羨官思慮周密纖悉不遺既措之安樂溫飽之地而後身與享焉民樂其愛已而憫其甚勤也於是相與輸其天育地產與已力所致之物以供王之飲膳器物匪頒賜予賓客喪祭以充府庫以供玩好多而不厭而先王亦以為當然粒粟寸帛籍之有司要會均考不敢私焉少有不登則惕然變色邦計民財固未乏也而身與士大夫損膳而徹樂矣蓋葺反覆太宰一書見其生財有道取財

有義用財有禮未嘗不三歎於先王之政以為先王孜孜為民之心即後世孜孜為已轉移而為此也自其取之八統以起其善繫之九兩以定其業任之九職以厚其生雖無常職者猶使之轉移以執事以食其力凡此皆生其財也財足矣然後制九賦之法以取之輕重多寡內外遠近皆酌以為中制而無一毫之過焉而又制為九式之法以用之自祭祀賓客以至好用又從而均節焉夫有仁以生財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然後有以服天下則諸侯之君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又得而制矣故九貢又次之然則先王之所以取天下未嘗不先之以予天下予之者常厚而取之者常薄用之者

常寡民知上之與已者至故所以奉上者亦至非若後世之徒取也自井田壞貧富不均不能制民之產而民始自爲生矣自山海藪澤之利公上專之逐末冗食之人衆而民之生始勞矣自粟絲蔬新百物有稅日校月比以盈虧爲誅賞上下促迫利析秋毫而民則無以爲生矣嗚呼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繫音計

鄭氏曰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 王氏曰

自道之判始於一而立於兩九麗於形氣之域者未嘗無兩也同聲相應以盡而相兩也同氣相求以氣而相兩也水流濕火就燥則以形而相兩也橫目之民以是而不相見獨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群此九兩之法所以立而太宰用之以繫天下之民也牧九州之牧也先三於千里之外建五等諸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師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牧九州之牧不特有其祿而又有其地故以地得民連師屬長卒正國君皆以地得民而獨言牧者舉尊以見卑也長都鄙之長祿而不世不得有其地故曰以貴得民 雜說師儒若孔孟無地與貴而民歸之者

以道德可爲師表也 雜說曰先王綴民以族所以一

天下後世徒蔽於其害而莫見其利遂使先王良法美意不可復用如商之七族實封康叔懷姓九宗實封唐叔必曰世宗大族有害於國則豈成王不仁於二叔哉是以強宗大族禮義足以齊其家好尚足以帥其俗正有國者之所以爲治也不幸魯之威齊之田并國逐君遂以大家爲不可容漢高帝都關中徙齊諸田楚昭屈武帝以六條詔察首以強宗爲言陵夷至於五胡亂華元魏析分蔭戶而先王宗以族得民之意散而不可復收矣 橫渠曰管攝天下之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頌是明世族與宗法宗法立則人皆知統繫來處

而忠義立國家之本豈有不固 東萊曰公劉詩曰君之宗之公劉之爲君久矣於此始曰君之宗之者言公劉之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垂盡之時暫爲詐誘之計猶必立宗前此可知 又曰左傳翼九宗五正逆晉侯欲理會封建其次便當巨室蓋巨室大家係國家輕重更相維持以固結人心如晉九宗五正不獨是制度武王分唐之餘民懷姓九宗於晉至春秋見得故家猶在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蓋有千乘之國有百乘之家所互相

維持相視如一體 李氏曰繼別爲大宗收族者也六
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綱乎大傳曰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
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祖之所自出
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
謂公子若始來及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別子之適
子世世繼別子爲大宗百世不遷族人五世外者皆爲
之齊衰三月毋妻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
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於高祖則
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二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
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

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
非睦乎重宗者尊祖之義也 王介甫曰主有家者其
臣隸之所主 雜說吏百官府之吏其善政足以得民
王氏曰相尊相任之謂友學校之友相任以道則以道
而相得鄉田之友相任以事則以事而相得 雜說師
儒友三者皆有得民之端故王者使之尊師貴儒而友
賢三者皆得其義則王事成 劉氏曰藪虞衡也主其
藪澤與民共利者也 雜說三代之得天下者得其民
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 王介甫曰自牧至藪皆有所
兩則民心繫屬而不散故多寡死生出入往來皆可得
而治矣及後世九兩廢人得自次心莫相統一而不知所

以繫之故宣王料民于太原而仲山甫非之也當是時
上欲知民數而不可得尚安能得其情而制之乎民既
散矣則放僻邪侈無不爲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又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官制有周忠厚即堯
舜禹湯之太原而其爲法莫詳於三百六十官之內而
大綱小紀則率見於冢宰之一官夫冢宰之職蓋三公
兼之也三公與王論道經邦若不屑意於法守之意而
亦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與夫八
統八柄九職九式九百九兩之條曰區處經畫所以維
持天下者靡不究盡九者之目舉於上而天下萬事舉
積諸此道與法並行而不相悖本與末兼舉而不偏廢

猶耳目手足視聽動履無一可缺而身能使臂臂能使
指則所關者元氣耳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
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縣音玄挾子協反

王介甫曰三代各有正月周以建子月爲正夏以建寅
月爲正周亦兼用夏時以夏之正月爲正歲鄭氏曰

吉朔日也劉氏曰一陽始生於地中其氣始和歲事
將興而春令將行矣故因其始和而布治焉鄭氏曰

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
縣于象魏使萬民觀焉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象魏闕
也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

不可忘 王氏曰正月之吉歲之序起於此事之行始於此先王以道制法以法治事將神而化之與民宜之故於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於是調制所當改易以興利除害即堯典所謂平在朔易也調改於歲之方終始和於正月之吉與時偕行之意也和者可否相濟之謂 劉氏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懸治象之法所以則天之道垂象於民咸俾仰而法之也 鄭司農曰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官制漢武帝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事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覩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

罪同而論異嗟夫入主之法律其創置顯設所以示斯民之美惡而使之知所趨避也自典正職掌之官猶不能徧知而何以責民之不犯乎且不特此腹誹心謗反唇微笑漢世往往置子理此何等法哉愚夫細民以及知上之禁憲望之如天莫測其意向之所在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上設法令以待天下固將使民易避而難犯而深藏於理官法家民一不與知焉豈同民出治之意乎成周治典之設既布之于邦國都鄙又垂之于象魏不獨使萬民觀之而小司徒又帥其屬而觀之徇以木鐸無不聞也歎以挾日無不見也上之意達乎下而下之意協乎上示之以好惡而民知

禁一道德以同風俗其源流蓋如此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

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

置其輔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

置其輔參七南反音附

王氏曰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鄭氏曰乃

者更申勅之楊氏曰施典施則施法蓋申勅之而已

豈容有所改易乎小傳曰牧謂牧民之君也監者其

冢嗣也春秋傳曰君行則守守曰監國諸侯世故立其

監也所謂牧以地得民者也長都鄙之君所謂長以貴

得民者也不世故不曰立其監鄭氏曰侯伯有功德

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監謂公侯伯

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厥亂為民參謂卿三人

疏曰左傳曰杜洩云吾子為司徒夫子為司馬孟氏為

司空則諸侯三卿之制可見雜說先王命諸侯以國

凡其官屬皆自辟置然彼亦不敢自專故大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如齊有天子之二守國高是已夫必自天

子命之者非使之伺察諸侯也示以不敢專之意耳自

秦人置郡監魏晉而下有典義專以束制諸侯王為事

五代時亦置監郡殊失古人之意鄭氏曰伍謂大夫

五人殷眾也眾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

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府史胥徒在官者都鄙之長謂

公卿大夫食采邑者兩謂兩卿不言三卿者不足乎諸
侯官府之正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也貳謂小宰
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成
事者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攷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
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雜說大臣之事惟講典法之所由出如臯陶言典禮同
寅叶恭之意然後散其條目付之有司故凡治以典法
待之大臣都無事清心論道格君心而已 鄭氏曰成
八成也禮賓禮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備前期十日帥執事而

卜日遂戒及執事既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替
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凡王
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凡王爵大喪贊贈玉含玉
作太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職音視滌直歷反濯直翻反

程氏遺書曰帝者氣之主也東方則謂之青帝南則謂
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
然而周禮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鄭
玄之徒遂因讖書六天之說從而廣之以爲於上帝之
外別有五帝豈有此理 王氏曰五帝五精之君昊天
之佐也別而言之謂之五帝合而言之謂之上帝
鄭氏曰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

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畧也 陳氏曰戒者勅
其事誓者告以言大司寇戒之日泣誓百官士師五戒
而誓居其一則戒之中有誓而誓則明其戒而已掌之
以太宰重之以也協之以太史正其禮也泣之以司寇
肅其職也 鄭氏曰其所當供脩掃除糞洒 王氏曰
戒所謂散齋也 禮記曰七日戒三日宿又曰散齋七
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齊之之謂齋定之之謂戒
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則及祭九十日執事凡百官有司
執祭之事者皆是太宰大宗伯同帥執事而卜日而太
宰獨堂誓者卜宜與衆占誓宜聽於一然戒之日又使
大司寇泣誓者犯誓則施刑故也執事之別有二凡預

祭祀之人謂之執事而嚮祭之晨執事之節亦謂之執
事此所謂及執事者及執事之節也滌濯謂既器所以
致潔也詩曰洞酌彼行潦可以濯漑滌濯之 大宗伯
宿眡之而太宰及執事然後眡之 鄭氏曰納亨納牲
將告殺謂嚮祭之晨也既殺以納亨人凡大祭祀君親
牽牲大夫養之祀之日旦明也 王氏曰祀之日正祭
時玉禮神之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已幣禮
神之幣皆有牲幣是也爵獻齊酒之爵醴齊縮酌之類
是也 鄭氏曰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
授之大神示謂天地也 劉氏曰享先王謂宗廟六享
也 鄭氏曰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獻用

于爵 王氏曰玉所以昭其文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朝覲會同或言大或不言者各因
其時而稱之蓋五服皆朝之歲朝者衆故謂之大玉幣
諸侯所以享天子行人所云廟中將幣三享是也玉獻
則諸侯所以獻國珍幣與貢皆合之以玉故謂之玉幣
玉獻 鄭氏曰玉凡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玉爵
王禮諸侯之酢爵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於阼
階上贊者助王受此四者也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
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贊助王爲之 王氏曰含禮行
於始死之時贈禮行於既窆之後 疏曰大事戎事之
屬 劉氏曰贊王所以作大事之命戒百官肅而聽之

以服行焉

王祗治朝則贊聽治祗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
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王氏曰朝制有三內朝爲燕朝講燕禮也外朝爲聽獄
弊訟之朝也治朝爲中朝在路門之外聽治之朝也四
方之聽朝無常所王巡狩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
所謂聽朝也視朝於內聽朝於外皆有以贊其事則治
外無異於內治遠無異於近矣 鄭氏曰小治小事也
天治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 王介甫上文云以禮待
賓客之治此又云待四方賓客之小治者賓客之治有
詔王者八統所謂禮賓是也若其小治則冢宰專之

周禮集說卷之四
四十一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
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王介甫曰歲終則百官府各使之先自正其治然後受
其一歲功事則用之計聽其所致以告于上之事 鄭
氏曰致事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有功者置
之進其爵無功者廢之退其爵也三歲攷績大無功不
徒廢必更加罪大有功不徒置必更加賞 雜說唐虞
攷課之法自詢于四岳而下至於三載攷績綱目備舉
然後可行非一切之法至成周則六卿先攷之屬官而
後倡牧伯牧伯從而攷諸侯攷課既備然後上之天子
故周官六卿每歲則詔王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西漢

循吏傳不載縣令皆郡守自辟除課第之刺史課郡國
守相而丞相九卿則雜攷郡國之計書至天子則受丞
相之要漢去古未遠故猶有古意唐姚崇擇十道採訪
使亦得為相之體至京房徒知攷功課吏之法而綱目
不舉亦卒不能行陳平不理會斷獄只用一張釋之為
廷尉董仲舒建議使公卿郡國舉賢良此皆得古人之
意看光武時尚書事不領於三公魏晉間黃散官不領
於吏部大抵帝王之世不過責任數人而已自三公已
下只留意一二人後世考課之法不行只是綱領不舉
耳 雜說成周時冢宰既受百官府之會聽其致事而
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矣而司徒

則又自考其屬正其要會而致事司寇又命其屬入會而致事下至宮正則會其行事內宰則稽其功緒以自考其職之所統雖醫師之微亦於歲終而稽其醫事此各考於其屬也上下遊察而冢宰實提其大綱至於會計之繁則又專設司會一職以察之司會之職曰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可見成周之時各攷於一職之長而後攷於一官之長攷於一官之長始盡攷於司會而後達於冢宰歟蔡氏曰夫積日爲月積月爲時積時成歲天之道也周之設官三百六十說者謂其象天一歲之數意或然也

是以月要時攷歲會皆非泛然無所參稽也宰夫司會既已攷之矣而數其功過則有御史治其廢置則有冢宰而王又親數其功過焉總之有屬而會之有聯倡之有本而董之有序其效職者非特其大臣也而微臣亦憂國焉其畏法者非特其邇臣也而遠臣亦如厲焉故僕夫况瘁言賤者之致憂也田畯至喜言微者之致誠也是豈無其故而然哉亦以課賞之法素明而八柄之所掌者有常制也雜說法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其久任與攷績乎有虞黜陟必在於三考之後成周大計群吏又遲於三年大比之餘蓋任之久則不能以成功考之不精則必至於廢事乃若後世久任之法不行而

攷課特文具爾故趨競之風煽起躁進之習愈熾忽遷
倏易爲吏不久於其職不勤於其事視事之庭猶傳舍
耳攷課之法其何以行之哉 王氏曰書曰三載攷績
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之法則歲終廢置三歲誅賞之何
也蓋先王之治因時而已堯舜之時其法畧其事簡故
至於三載攷績九載然後黜陟幽明當周之時其法詳
其事繁故歲終則廢置三歲則誅賞亦各趨時而已
雜說三年大閱三年大比三年大計群吏只每年更互
一件

張橫渠曰周禮惟太宰之職最難看蓋許大心胷包羅
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捕虎豹
用心力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
孔子嘗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它五官便易看
只一職也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
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鄭氏曰宮刑在王宮者之刑建明布告之 王氏曰小
宰掌建邦之宮刑此治內以及外之意大司寇五刑無
宮刑則宮刑獨小宰之所建也政令糾禁所以爲刑之
先後左右期至於無刑者也嘗觀文王道化之行德化
之及廣至於江漢之域近至於汝墳之國反而求之始

於后妃之本而已記曰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此之謂也 雜說有王宮有后宮內宰治王宮之政令所謂后宮也至於九宮之糾禁則王宮后宮總隸小宰矣糾以約其失禁以禁其邪不惟通臣知所畏而後宮近習亦有所畏此乃先王治內之道 雜說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治王宮者也以後即叙宮正宮伯二官二官皆士爾不足以壓人望故俾小宰宰夫總之此最有意 楊氏曰貳者副大宰之治也 疏曰大宰以六典八法八則治邦國官府都鄙此還以之鈎考其治所謂逆也 劉氏曰貢賦之入歲無常數九式之用國有定規彼有餘此不足小宰均之

以禪不給則九式不愆於禮矣節邦用者非其式不可用而王者之欲不節而自中乎禮義矣

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

雜說小宰所掌典法皆大宰執其要而六叙獨不掌蓋法有詳畧尊者治其畧六叙之法已詳大宰所以不掌疏曰尊卑先後各有次叙所以正群吏 王氏曰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位有尊卑必以其叙正之宰夫辨八職有治要治九之別能治數而後使治目能治目而後使治九治有詳畧在其

位之貴賤故以叙進之有官斯有職有職斯有事事之
大小亦因其官職故以叙作之制食有等級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此以叙制之
疏曰以叙受其會者歲終進會計文書尊卑各以其叙
受之 鄭氏曰以叙聽其情情爭訟之辭 王介甫曰
亦各以其叙聽之耳 東萊曰左傳作秩以正其官如
小宰六叙正群吏是已萬一秩叙不正其餘皆亂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
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
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
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
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
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
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王氏曰先王因能而任官所以使之治其事因官而設
屬所以使之佐其長六官各有屬皆六十合六官之屬
其負至於三百六十非人為之私智也以法天道自然
之度而已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又增之而
三百六十焉或多或寡亦因其時稱事之繁簡而已

劉氏曰天覆之地載之四時生成之六官代天地四時
之工以遂萬物之性者也 鄭氏曰大事從其長若膳
夫食官之長則下庖人內外饗享人皆未諮于膳夫小
事則專達若宮人掌舍等自專行事 王氏曰官有尊
卑則所治有詳畧大事則畧而尊者治之小事則詳而
卑者所治也是故事之大者不聽其長則卑者從而敗

亦各有道也故上下足以相臨尊卑足以相濟御臣
 事亦各有道也故上下足以相臨尊卑足以相濟御臣
 一曰天官其屬六十自大宰止夏乘凡六十有三多
 官二曰地官其屬六十自大司徒止稟人凡七十有九
 多十九官三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四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五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六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七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八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九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十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十一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十二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十三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十四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十五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十六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十七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十八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十九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二十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二十一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二十二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二十三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二十四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二十五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二十六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二十七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二十八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二十九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三十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三十一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三十二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三十三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三十四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三十五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三十六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三十七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三十八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三十九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四十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四十一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四十二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四十三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四十四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四十五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四十六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四十七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四十八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四十九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五十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五十一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五十二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五十三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五十四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五十五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五十六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五十七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五十八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五十九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六十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六十一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六十二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六十三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六十四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六十五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六十六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六十七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六十八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六十九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七十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七十一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七十二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七十三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七十四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七十五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七十六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七十七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七十八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七十九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八十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八十一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八十二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八十三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八十四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八十五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八十六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八十七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八十八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八十九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九十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九十一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九十二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九十三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九十四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九十五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九十六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九十七曰秋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九十八曰冬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九十九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七十多十官一百曰夏官其屬六十自大司馬止家宗人凡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
 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
 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
 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
 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王氏曰夫徒善不足以為政故制治必有法徒法不能

以自行故行法存乎人先王建六官而授之以法其法
 則有六典焉其官則有六職焉典為略職為詳略以立
 其始詳以成其終此六典六職所以相因為用也
 雜說典以書言故及於官府百官之職六職以人言故
 百官官府不必言 疏曰以節財用制國用故也
 王氏曰以懷賓客文德脩而遠人服也中庸九經終於
 懷諸侯亦是意矣 疏曰以事鬼神主祭事故也
 劉氏曰不以聚百物為職則兵革興而民力殫矣不以
 除盜賊為職則刑罰濫而大寇作矣不以生百物為職
 則事為廣而八材枯矣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

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
六曰歛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弛尸氏反

疏曰官府中有六事皆聯事通職為之 鄭司農曰大

祭祀太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眡滌濯泣玉鬯省

牲鑊奉玉盥司馬奉魚牲馬牲司寇奉明火 疏曰

大賓客太宰贊玉幣王獻玉几玉爵司徒令修道委積

大宗伯為上相大司寇前王已下皆倣此 王氏曰歛

民之財謂之歛弛民之力謂之弛言歛則散利可知言

弛則力征可知此六者之外凡小事亦皆有聯若司關

聯門市之屬皆是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

以簡稽三曰聽問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傳別五曰聽

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買賣以質劑八

曰聽出入以要會此志反政音征傳音附別彼列反

王氏曰其法一定而不可虧故謂之成司寇凡萬民之

獄訟以邦成弊之 劉氏曰八者民物簿契圖籍之事

皆有定制而不可亂所以養民之信也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禮樂刑政待信而為本有以證於其民而莫

敢不信則本立矣民而無信雖有禮樂刑政何所措哉

王氏曰經邦治者經常也凡物有經有緯一成而不可

變者經也錯綜無窮者緯也夫聽天下之治自征役至

出入錯綜無窮也自比居至要會一成而不可變者也

出入錯綜無窮也自比居至要會一成而不可變者也

夫民生而有欲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分界度量則不能無爭先王懼其有爭端也先爲之法以防之有犯者以此治焉則情僞明是非審奸者無所肆其巧愚者無所受其弊易之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先王所以慮患可謂遠矣政力征也記曰七十者不從政 鄭氏曰役起徒役也 王氏曰征役當知其可任與施舍故以比居聽之 註疏比居伍籍也司徒五家爲比用之則五人爲伍 林氏曰以籍之伍相更發軍故平而無遺脫此力征所以均也 註疏師田出征及田獵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計其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六鄉二十五家爲閭六遂二十五家爲里閭里

之中有爭則以戶籍之版土地之圖正之 王氏曰舉物以就貨爲稱責其所償爲責傳地傳也別判書也 疏曰傳別謂於券背上大作一手書字札字中央破之爲兩段兩家各得一也 注疏有人爭祿之多少位之前後則以禮命文書聽之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 王氏曰民之通財不能無取予彼有所取而此有所予必以書契驗之載於簡牘之書合而驗之爲契商賈阜通貨賄交易於市防其有爭心焉故六市以質小市以劑出謂給以用之入謂歛而藏之出入之計書謂之要會月計曰要歲計曰會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

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王氏曰察此六者以計群吏之行能 鄭氏曰弊猶斷

也 王介甫曰廉者察也 鄭氏曰六者以廉為本善

其行謂之善善其事謂之能 鄭氏曰敬不懈于位也

正行無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 王介甫曰辨能辨事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

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施音

鄭氏曰灋禮法也 王氏曰太宰於戒具不言法道揆

之任也祭祀吉禮朝覲會同賓客賓禮軍旅田役軍禮

喪荒凶禮嘉禮有服膳則祭祀之事有饗燕則賓客之

事則五禮具於此七事矣戒教其事之所當謹具致其

物之所當共 鄭氏曰施舍不給役者 雜說財用共

於治官之屬治訟聽於刑官之屬小宰舉其要故令之

而已 王先生曰七事即六聯也獨不見斂弛令百官

共其財用治其施舍則斂弛亦在其中矣 林氏曰嘗

攷三代之政未嘗有轉輸漕輓之事又春秋列國諸侯

會同征伐無歲無之然其兵食資用皆取給於所過之

國亦未始有餽餉之役凡以農功脩而粟帛衆雖門關

郊里野鄙之間皆有委積故能隨用取足也周禮小宰

會同軍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而春秋齊師還自召陵

申侯請道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糧扉屨是也至秦欲攻

一四十九
勾奴始使天下之民飛輓芻粟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斛漕運之盛蓋興於此惡足爲治世法哉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凡賓客贊裸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禭幣玉之事

註疏贊玉幣爵又從太宰助王也別言裸將據祭宗廟人道故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將送也裸送送裸謂

贊玉酌鬱鬯以獻尸謂之裸裸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

以祭祀裸王氏曰裸將王氏曰天則升煙地則薦血人

之靈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燭蕭以求諸陽裸以求

諸陰焉程氏曰天地用玉幣交神明而不裸則玉幣

尊於鬯故太宰贊之鬯則太宗伯贊之裸將又卑於鬯

故小宰贊之若此類者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任因

任受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王先生曰宗廟之裸王

與后爲之賓客之裸宗伯代爲之王不酌賓客而有受

酢示君無酌臣之義也唯裸助宗伯受幣受爵皆助太

宰疏曰受幣爵者大宰於賓客處授王王受訖大宰

以授小宰鄭氏曰口實曰含衣服曰祔凶荒有幣王

者賓客所賜委之禮

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群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

令群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

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千百

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

國有大刑

註疏月要每月之小計小宰受之歲會齋歲盡文書來
至若今上計助冢宰受之冢宰布治于正月之始至此
正歲建寅之月懸之于象魏其小宰亦助大宰帥治官
之屬而觀治象焉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
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劉氏
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戒治官之屬正其始也 王介
甫曰將以禁人則宜使人皆知不使之皆知及犯令而
刑罔人而已 鄭氏曰憲表縣之 劉氏曰亦欲使王
宮正其始也 王氏曰今百官府者乃王宮中之官府
百官有治事于王宮者也既憲禁于王宮又明為告令

使之皆知之大刑非特常刑也於常刑又有加焉以宮
刑宜嚴故也今律宮殿比常法有加亦以是哉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
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
之逆治直並
同吏反下並
朝直遙反

鄭氏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
如儀叙羣吏之治者常次叙群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
應使辨理之 劉氏曰賓客之令令戒令也於朝覲會
同之禮而先為具脩也 鄭氏曰復之言報也反也反
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上書也
雜說宰夫掌賓客復逆要之此即尚書職事猶今之掌

章奏報告者是也。大僕傳令於宰夫，宰夫日夕與天子親近，執文書以奏也。此官合屬家宰、漢御史大夫、領御史十五員、受公卿章奏足矣。而又有尚書者，蓋侍御史在外庭，不可常至內庭，遂至尚書在內，掌四方章奏。至武帝游燕後庭，不出於此，置中書謁者令，以宦官爲之。平決尚書事，章奏到時盡歸尚書。當時少府已誰何不得，於是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後來霍山爲之，有副封之弊。魏相白去，以防壅蔽尚書之權。又輕後以中書收其權，遂成兩省。雜說：正朝位有其法，則有以正朝廷而無內陵之患；待賓客有其令而無外侮之憂。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

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藏作浪反。王氏曰：此合六官之屬而言之，辨其八職使各有所掌。尊者所掌治大而畧，卑者所掌治小而詳。劉氏曰：正總言六官之長也，師總言六官之丞也，司舉六屬之長也，旅舉六屬之佐也。疏曰：要大要也。王氏曰：合衆目以爲凡。雜說：目條目。鄭氏曰：治數每事多少異也。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贊治若今起文書草。王氏曰：胥雖賤而不足以統徒，故掌官中事治先後之叙。鄭氏曰：徵令趨走給招呼。劉氏曰：八職之辨統有宗。

會有元而臂指各適其用焉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

物者賞之

辟音避或方石反長丁丈反

王氏曰制治者灋也行法者吏也吏有勤怠則治有善否非立法以攷之則吏治無由而知大宰出法以治之者也小宰執法以逆之者也宰夫循法以攷之者也

鄭氏曰群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為鄙五鄙為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王介甫曰以一二三四乘

之謂之乘總會其數謂之會欲知其總數則宜會欲知其別數則宜乘今此欲知其失財用物及足用長財善

物故言乘之失其所藏之財賄則謂之失財非所當用

而用之則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則謂之失物

劉氏曰辟名隱蔽其失也

王介甫曰其出入名不正

鄭氏曰官刑

官寇五刑第四者

王氏曰足用用無不足長財所藏

又有餘善物物有能善故賞之

劉氏曰宰夫攷官府

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以官刑詔冢宰而誅

賞之司會亦云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見內外財用總

於冢宰矣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砥滌濯凡禮事

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

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率與其陳數凡邦之弔事掌其

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
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 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
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委於偽反饋音嗣殮音隸

鄭氏曰式法祭祀之式 王氏曰大宰祀五帝則掌百

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小宰以法掌戒具所以贊大宰而

宰夫又以贊小宰也 鄭氏曰薦脯醢也羞度羞內羞

比校次之 王介甫曰凡禮事五禮之事小宰七事是

已令百官共其財用所謂官府之具也 鄭氏曰牢禮

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

先生曰自掌其牢禮至殮牽無有牢禮也 王介甫

牢禮委積若大行人五牢五積四牢四積三牢三積

之屬膳獻則殷膳太牢及上介禽獻之屬飲食則饗禮

九獻食禮九舉之謂也賓賜王所好賜也陳數以爵等

為牢禮之數 鄭氏曰殮客至所致禮牽牲牢可牽而

行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弔事弔諸侯及諸臣幣器用

賻也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也小官士也治

共辨之也旅冢宰下士也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

成而以致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灋

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

于上

疏曰歲計曰會謂一年會計文書總鈎考之月計曰要

謂每月終則正其一月之計日計曰成謂每十日之所
終則正其一日之所成正猶定也其或違時令失期會
而文書滯滯者則告冢宰誅責之李氏曰先王之所
以課吏者如此其密也日入其成是無一日而可廢放
歲終廢置是無一歲而不勸懲三年有成則申之以誅
賞有功者驟獲其利無功者卒伏其辜宜乎天下之無
不知勸勉愧耻也疏曰警戒群吏亦謂宮中之吏
王氏曰正歲以法警戒宮中之吏贊小宰令之使各謹
於用法也能有才者也良善也鄭氏曰上謂大宰小
宰官制曰讀周官書一篇見成王所以勸戒其群臣
皆有寬厚溫和之氣戒之以敬以公以學以敏以剛決
以誠信以威和以勸善勤渠懇到如父兄之訓子弟其
告之辭曰不過曰惟爾不任而已惻然惟恐傷之及觀
周禮一書而知成王之所以御其群臣者皆有嚴厲督
責之意大宰勵之以八法馭之以八柄歲終詔王廢置
三歲大計而誅賞以至小宰之職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又曰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宰夫治不以時舉者以告
而誅之凜凜乎其嚴惟恐或敗我事也此無他戒之不
致其委曲則無以得其心督之不致其嚴厲則無以激
其志二者交相濟焉有不可偏廢者成周官人之法大
抵如此

宮正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官制曰宮正王宮宿衛官之長 雜說先王陳設兵衛
皆伯相冢宰統之召伯以西伯爲相命仲桓南宮毛俾
爰齊侯呂伋呂伋大司馬之屬亦須命而後行蓋宰臣
統宿衛也此最有意 雜說環衛官有兩項一項是公
卿士大夫子弟爲之分制八隅宮伯領之一項是官府
在王宮徒役爲之分置於士庶子八次八舍之間周列
環衛分置區廬宮正領之大抵兩項人都是環衛王宮
宮伯所掌在漢時所謂即衛宮正所掌在漢時所謂兵
衛周盡屬於冢宰至於春秋猶存如潘崇爲大師掌環

列之尹至漢即衛屬之即中令兵衛屬之衛尉這一項
八已是分別然光祿勳掌典謁署即而太尉部之則亦
隸於三公然署即猶敬長官而於三公無敬以文屬無
以徵令乎其間武侯相蜀深慮宮中府中不爲一體則
當時宮府判矣 陳祥道禮書曰周禮宮正掌王宮之
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
待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康成皆曰官府
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王府內宰內史之屬士謂王宮中
諸吏之適子也康成以士爲諸吏之子亦誤也蓋士衛
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爲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子則
國子舉矣宮正掌凡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宮伯掌

士庶子授次舍之職事則宮伯所掌皆宿衛之人宮正所掌不特宿衛而已次其宿衛所在也舍其休沐所在也八次八舍布於王宮四角四中則遠邇節而檄候便矣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白近而衛焉則上下親而內外察矣又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宮伯掌其政令誅賞使之學問曰進職業曰脩足以備顧問謹侍衛則王宮之左右前後孰非多聞直諫之士乎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謂之二字郎而中郎以下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類取明經行脩者充之至子公車特起賢良方正端朴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而劉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楊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則宿衛之選可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字郎而光祿不在禁中至梁改為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燕掌膳食帳幕而已唐為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保任而後處之亦古之遺制也

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

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衰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備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李反下同柝吐角反去起呂反奇音羈表似差反亦作邪蹕音畢

王氏曰侍衛之不嚴無以備非常左右之不正無以謹近習王宮之戒令糾禁所以爲防制之具也 鄭氏曰比校比也官府之在宮中者如膳夫王府內宰之屬次其宿衛之所在也舍其沐浴之所在也皆校比其人之衆寡及在否版宿衛人名籍待戒令及比也夕莫也柝

戒守者所擊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爲其有懈怠離部

署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是也故凡非常也 王氏

曰令宿宿衛王宮若今坐甲也其比亦與夕擊柝同故

云亦如之 鄭氏曰辨外內而時禁分別外人內人禁

其非時出入 王氏曰興事造業爲功功事有倫爲緒

功緒有多寡故稽之德行有衰正故糾之幾其出入謂

微察之若闔人云喪服凶器不入宮之類稍食祿廩也

均平班之 雜說天官一官惟宮正內宰獨說均其稍

食它有司不言周時內有六宮外有三朝六宮之外有

九室九卿朝焉六宮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凡在治朝

之官掌之宮正凡在禁中之官掌之內宰所以稍食必

二人頒之以此見先王時百官宮衛之請俸非若今只聚在糧料院當時分看財守計內宰所統若干人宮正所統若干人用得幾多祿食分付與二人使自分授之此等制度非獨是關防所以護養士大夫庶耻多矣劉氏曰淫放濫也怠懈慢竒異常也衰不正也王先生曰民非特宮中吏之家人如司隸帥其民而搏盜賊使之守王宮則凡宿衛之士皆是 雜說或曰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于門外所以別外內教貴賤也令宮正乃比宮中之官府又曰去其竒衰之民則是妃嬪與官吏雜處庶陛不嚴而外內亂矣殊不知宮正所掌者宮中徒役之民與典婦功等官皆士人也皆有廬室官

舍在內雖宮中不當與妃嬪雜處漢即吏舍衛士廬周匝殿內自後世而觀亦豈與妃嬪雜處耶 鄭氏曰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率且寄宿衛之令藝六藝也 林氏曰教之道藝而必會其什伍者所以相任相督也 雜說宮正以德行道藝教王左右前後之臣環衛之士其淫怠竒衰者又不得與乎其間無怪乎侍從僕御罔匪正人 王氏曰稍食以月會行事以歲會䟽數不同者養之者詳而責之者畧君人之仁也事君先其事而後其食人臣之義也人臣致其義而下不至於慢事而廢職君人致其仁則人不至於日陵而無耻國有大事令王宮之官府次舍即其所

居以聽其所為所以待非常也火星以三月見於辰九月伏於戌即其出入之時而脩火禁先王因天時以謹人事之戒思患而預防之者也 劉氏曰從王行於宮中及廟中則司其蹕與燭所以供衛護也 鄭氏曰蹕止行人執燭以為明也廬倚廬也舍堊室也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劉氏曰王族有親踈臣子有貴賤

宮伯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氏曰伯長也以其為宮官之長故曰宮伯

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眾則令之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劉氏曰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

無事者守於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守

下宮下室庶子之官所以治公族也而隸於太子周公

之法出於文王也而天子之制又大於諸侯矣故有宮

伯掌王宮之士庶子 鄭氏曰王宮之士卿大夫士之

適子庶子其支庶也版名籍以版為之 王介甫曰士

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則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

焉故君臣國家安危一體休戚一心上下親而內外察

也 雜說周制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蓋王

朝宿衛之人而執劉越以衛階陛者皆冠冕學士大夫

也至漢猶有執戈如楊子雲者而宿衛殿陛之下六不
過取之六郡良家耳 東萊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
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
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至秦
漢階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
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栝或環以椎埋嚙悍之徒有志
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秩叙解見下文 疏曰作其徒
役之事士庶子屬太子隨其所用役使之 鄭氏曰八
次八舍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 鄭氏以
雜說作宮衆則令之國有大事申宮做備耳 鄭氏以
爲當從行非也且虎士八百人執戈以先後王謂之瓜

士王不出亦不行宣王祈父調之出征而詩人以爲刺
况士庶子衛王宮者哉然國子亦有從戎事者諸子所
掌是也 王介甫曰秩酒秩膳之類依品秩予之日月
有焉故月終均之勞逸劇易之叙宜以歲時更焉故歲
終則均之 鄭氏曰以時頒其衣裘頒布也若今賦冬
夏衣 王氏曰食人之食者必思所以死人之事被人
之衣者當思所以懷人之憂先王豈徒衣食之哉亦使
之有以充其責而已有功則賞有罪則誅所以懲勸之
夫衣裘之頒以示其仁誅賞之行以示其義仁以親之
義以制之先王所以治國子者固有道矣此所以用之
於宿衛則無間之可棄用之於守固則無患之弗禦而

安危一心矣 雜說周制士庶子及九守衛王宮者掌
於宮正宮伯等而屬於冢宰祿秩衣裘歲月均恩班數
有如所謂文武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羆熊
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如此至秦則不然尊君抑
臣三法直行於父子叔司連坐之法直行於宮禁平時
環御殿廷如坐針氈視人主略無仁恩私義一舉動直
入於法故荆軻逐秦王殿下環視而不敢救其少恩之
禍直至於此高祖與羣雄角逐天下此等諸將北面爲
臣心常鞅鞅叛逆交作惠帝即位此正主少國危大臣
未附之時况吕后專權諸吕睥睨宮禁一旦有意外之
變左右前後皆非人主腹心之人此亦可憂故方即位
即賜中郎即中外即窳者尚食謂者執楯執戟武士
太子御駟而權一時之宜也後來誅諸吕迎立文帝謂
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文帝不得入太尉往諭乃引兵去
此則知禮知義緩急軍變有所憑仗者矣文帝會得此
意一入宮即拜宋昌爲衛將軍領爲北軍張武爲郎中
令行殿中亦爲吾之押衙歟

膳夫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膳夫食官之長
詩曰仲允膳夫 王先生曰昔屠蒯以晉平公有卿佐

之喪而飲酒樂遂酌以飲工而罪其司聰酌以飲嬖而
罪其司明酌自飲而罪其司味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
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而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
之罪也故後世以杜蕢之爵謂之杜舉後世以仲允為
之周道微矣膳夫得人則如屠蒯非其人則如仲允此
其所以次於宮伯也 官制曰此猶漢少府本朝御前
供奉官

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
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
有二十饗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
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齊日三舉大喪

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戒則不舉邦有
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
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三燕飲酒則為獻主掌
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
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
之膳不會食音八反 禮音九反 札

鄭氏曰食飯也飯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
之具大畧有四 王氏曰后配王以治內也世子天下
之本也故用其養王者以養之 註疏進物於尊者曰
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牲
馬牛羊豕大鷄六清水漿醴涼醢醫羞出於牲及禽獸

以備滋味謂之庶羞物未盡聞八珍淳熬淳毋炮豚炮
胖擣珍漬熬肝膏也醬醢醢也醢人醢各六十甕殺牲
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
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玉藻云皮弁以
日眡朝遂以食日中而餽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也
侑猶勸也臣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也王制曰凶旱
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王介甫曰夫
無大喪荒札廢之裁則王可以樂之時也侑食及徹皆
以樂所謂憂以天下樂以天下也且人之養也心志和
而後氣體從之食飲膳羞所以養氣體也侑徹以樂所
以和平其心也而助氣體之養焉 王氏曰王之食也

以禮而侑食也以樂則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其所養可
知矣 鄭氏曰飲食必祭示有所先也 程氏曰古者
飲食必思始耕者先王無德不報固如此 王氏曰
曲禮曰殺之序徧祭之可以見君子無終馬不食穀
王介甫曰品嘗食者每物皆嘗之養至尊當謹之其所
防微矣事君就養有方則此膳夫之事也造至也致食
於是然後進而御王王已食徹至故處焉孔子齊必變
食致養其氣體所以致精明之至也夫然可以交神明
矣 論語說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所以
交乎神明者唯致其誠而已矣齊必變食而養氣體焉
欲其精一於為齋者 鄭氏曰大札疫癘也天裁日月

晦蝕地裁崩動也大故寇戎之事及刑殺也 李氏曰
荒札裁皆不舉然則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爲之
賤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食馬不食穀
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皆自憂民之道也如此天不
爲之 人不爲之悅用度不足海內不寧未之前聞也
芸閣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爲一身者也一氣同體天理
之所自然也非引而譬之也今吾有是身無尺寸之膚
無我有故無尺寸之膚不愛也疾痛痒病所以感吾憐
怛休惕之心非有智力與乎其間也以天下爲一身者
一民一物莫非吾體故舉天下所以同吾愛也禹思天
下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飢者猶已飢之非猶已溺

之飢之天下之溺與飢是已親受之也故歲凶年穀不
登民有飢色國君士大夫均與其憂君非不能玉食士
大夫非無田祿仁入之心與民同之雖食不能飽也
王介甫曰奉膳贊祭非朝食之餘膳也祭所以致敬祭
而弗敬如弗祭故禮餼餘不祭奉餘膳而祭非所以致
敬且王舉之饋膳用六牲則燕食亦必有膳矣
王氏曰左傳曰歸胙于公蓋祭餘謂之胙胙俎祭餘之
俎也祭祀則有尸胙王之俎賓客則有祭先之俎膳夫
既授祭及卒食又徹胙俎重祭故也稍事小事而飲酒
稍則禮之畧者故設薦脯醢而已薦如冬薦魚之薦脯
腊人所共設此三者不用多品也燕以示慈惠故君臣

亦有賓主之道焉。揚龜山曰：說者謂君臣之義不可
以燕廢，故以膳夫為主，非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
拜，燕所以待群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
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主，而王不自獻酬，馬廩人
繼粟，庖人繼肉，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鄭氏曰：
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亦主其饌之數，不饋之耳。備脯
也，致福者，群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膳夫受之以
共王膳。疏曰：子產云：祭有受胙歸胙，受胙者君祭以
肉賜大夫歸胙者大夫祭歸肉於公，王臣亦然。陳氏
曰：以摯見者受之，所以納其德；膳之所以用其德，若王
帛則不入於膳夫。鄭氏曰：以羔鴈雉為摯，見者亦受

以給王膳，歲終不會計，多少優至尊也。揚龜山曰：人
主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然則
所謂不會者，非蕩然無以節制之制之有冢宰之式而
非以有司之法制故也。

庖人 庖扶交互

中士四人 下士八人 府二人 史四人 賈八人 胥四人 徒四
十人

注：疏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賈主市買，知物價，庖人
供庖廚須用市買也。

掌供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魚鱉菹之物，以共
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九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膳脯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鱘羽膳膏羶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膳許又反膳悉然反羶古者反如字或呼報反膳其居反膳所留反臊素刀反腥音星羶舒然反註疏六畜六牲也始養曰畜將用曰牲按人牛人雞人犬人等總送六畜與此庖人馬牛豕羊犬鷄也六獸麋鹿能麋野豕兔六禽羔豚犢麋雉鴈九鳥未孕曰禽麋生肉也蕘死肉也薦亦進也好羞謂非常之物禮器曰四海九州之美物莫不咸在物雖非常進之孝也王好羞若文王之嘗蒲曾哲之羊棗之類蓋先王先公先夫人生所好祭因而備之以生事死以存事亡故地君子不以天卜其親方其祭祀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故齋則思其所嘗祭則思其所好可謂孝矣然所

難致傷財害民以昭其先之好僻君子亦不為也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者是也喪紀喪事

之祭虞祔之屬令令獸人 王介甫曰賓客禽獻掌客

所謂乘禽九十雙之屬所獻禽於賓客之法也令之則

授以此法使知所獻之物與其數及其出以給用受而

入之則亦以法焉 鄭氏曰凡用禽獻用以煎和之獻

王 王氏曰先王乘時之消息因理之盈虛以節飲食

以養性命此庖人所以有禽獻之法也 鄭氏曰羔小

羊也膳乾雉也脯乾魚也麋鹿子也鱘魚也 王氏曰

羽凡羽物皆是 雜說王者之養必配陰陽此八物皆

因其時物所宜也 鄭氏曰膏香牛脂也膏臊犬脂也

膏腥鷄膏也膏羶羊脂也 劉氏曰此四膏皆謂四時



原件短缺

之所宜食或謂取休廢之膏以抑其盛非也先王曰一
舉膳用六牲不特其脂膏制於膳脯然後爲養直煎和
之味各有所宜爾豈有休廢哉 王先生曰膳夫云王
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止不會王 及后是世子之
膳禽則會矣曰膳常禮也膳禽非常禮也不會者所以
重其爲天下之本會者所以正其爲天下之本也唯王
及后之飲酒不會是世子之飲酒則會也唯王及后之
服不會是世子之服則會也會其禽則無禽荒之失矣
會其酒則無酒荒之失矣會其服則無好潔衣服之失
矣周公之待世子所以杜其窮奢極侈之心者如此

丙饗於容反

王氏曰犬股裏無毛謂之赤股而又狂躁其肉雖腥
不可食豕色失色而不澤沙鳴其鳴聲細而踈散則豕
鬱其塞而不泄而其臭惡矣內則以豕爲鬱故也豕有
眦有目而視不明也而又目睫毛相交而生其肉必腥
此辨腥之不可食者馬黑脊而其文班旋則其臭如蠅
蛄而不可食 論語說古人色惡不食臭惡不食皆非
所以養志氣也君子之所以養志氣者未嘗不以正
疏曰凡宗廟之祭祀時祭月祭及禘祫皆在其中云割
亨而不云煎和者煎和所以致味鬼神尚質不貴褻味
也 王氏曰羞廢羞也脩股脯也刑釧羹也膾肉戀之
大而無骨者胖半牲體也體骨連骨者也鱠乾魚也所

以待珍膳 王介甫曰王所善而賜之養人內養之屬人 愚見香當作盾

外養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註疏外養所主在外掌外祭祀及饗耆老孤子割亨皆是在外之事

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殮饗饗食之事亦如之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饗食音劑

疏曰外祭祀若天地四望山川社稷外神皆掌其割亨

鄭氏曰殮客始至之禮殯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奠於

於饗 王氏曰饗以飲為主若行人所謂饗禮也獻食

以食為主若行人所謂食禮也九舉 疏曰饗耆老國老

庶老及死事者之父祖也 李氏曰夫養老之禮自古

帝王未始不隆也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商人

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

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

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

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

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

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商人皐而祭縞衣而養老

周人冕而祭，黑衣而養老。四代之制，雖有改而其道蓋莫之變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爲國老；士爲庶老，其餘非賢不可。皆養亦引戶按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養老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天下無父矣，欲爲人子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爲人弟不可得也。是以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弟者也。親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詞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以教天下之孝悌也。天子之尊，且事它人爲父兄，天下之民其莫遺其親父。允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矣。

鄭氏曰：孤子死，王事者之子士庶子衛王宮者。

王曰：師所以用衆，役所以任衆，彼其趨事之勞，頓車馬之疲，弊冑風霜而歷歲時之久，致公義而忘室家之私。先王於是勞還，犒師酌其長帥，所以有獻賜之禮也。獻以飲之，賜以予之外，獲則掌其脯肉之事。鄭氏曰：小喪紀有奠祭。

享人

享普庚反

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鄭氏曰：享人主給水火爲內外養者，肉者。

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立者辨膳羞之。

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齊七細反爨七乱反
註疏鑊所以煮肉既熟乃胥于鼎實水於鑊及爨之以
火皆有多少之齊 雜說水有善惡火有新舊不有官
以司之一切付之徒役之手則足以傷生害氣焉耳
鄭氏曰職主也 王氏曰爨今之竈以薪蒸燎火於竈
中身煮一也膳用六牲羞用百有二十品其物不可不
辨 劉氏曰六牲之肉汁不和以味者謂之大羹牛用
養羊用苦豕用薇而用陪鼎調以五味盛於鉶器謂之
鉶羹孝子之愛於其親以德不以味也事於其先以誠
不以苟也故其祭也始不忘乎古所以追崇其德也終
必備其物所以竭其誠也 王氏曰荀子曰大飴先大

人終之者續終以尊天子也 疏曰以時入之者麥則
夏熟黍稷秋熟送入地官神倉六穀曰粢在器曰盛粢
盛祭祀所用穀 王氏曰宣王不藉千畝號 文公諫
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
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
蕃殖於是乎始敷龐淳固於是乎成天子親耕藉田者
敦本之道孰大於是夫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而王
必親耕以共粢盛者服勤以自致也以天子之尊而必
親耕則天下之為農者孰不勸於耕以天子必耕以共
粢盛則天下之為子者孰不勸於養行一物而其義兩
得之矣 劉氏曰聖人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非於祭祀

不能備物而必躬耕以共粢盛者事親聖人之志也道
爲人之所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皆外物也豈足以奪
其志哉必躬身爲之使天下知所以事其親焉夫志遂
於心而誠及于先者孝子之能事也又况使天下孝於
其親此聖人所以務爲百政之先而竭其誠盡其禮者
也 鄭氏曰詩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
達於墻屋故旣薦然後炳蕭蕭香蒿也茅用以縮酒縮
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齊桓公責
楚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是也亦以共祭之苴苴以藉
祭易曰藉用白茅是也 王介甫曰茅體順理直柔而
潔白承祭祀之德當如此 鄭氏曰郊外曰野甸在遠

蕪貴飲食之本也蓋所以使天下後世知禮意所尚在
此而不在彼也醴酒之用而玄酒之貴割刀之用而饗
刀之尚黼黻之美而藁秸之設聖人重本之意可知矣
疏曰賓客致饗餼及殮禮皆有陪鼎

甸師 甸田通反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鄭氏曰郊外曰甸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 陳氏曰諸
侯亦有甸人 疏曰甸地在百里外天子藉田又在南
方甸地故稱此官爲甸師也徒三百人特多者天子藉
田千畝用人衆也 王氏曰亦爲其以薪蒸役内外饗
之事非特耕耨玉籍也 疏曰此官主地事不在地官

者以其共野之薦又給薪蒸以供享餼故在此次享人
與下獸人等為長官 官制曰亦猶漢少府本朝御前
供奉官

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盛祭祀共蕭茅
共野果菰之屬喪事代王受青裁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
焉帥其徒以薪蒸役內外饗之事

齊乃豆反齋音資
馮加果反青生景反

鄭氏曰帥其屬府史胥徒也王以中春躬耕帝藉天子
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
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終之

王氏曰以耒而利地謂之耕以金而耘草謂之耨孟子
云深耕易耨是也王必三推者身先以帥天下也使庶

郊之外稱野在木曰果在土曰菰 雜說共野果菰何
所致哉古者田疇之間無有廢地方禾未登場置場未
用者則樹菓菰之屬雖帝藉亦不使荒也 劉氏曰共

蕭茅及菓菰皆所以致誠於祭祀其地之所出而力之
可共者也國有凶荒者天地宗廟之所不祐也其由棗
盛之不馨也歟甸師引谷以青裁為已歸庶幾免乎國
之禍患也 鄭氏曰同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于甸師

氏文王世子曰公族有罪則磬于甸人又曰公族無宮
刑不踐其類也獄成致刑于甸人必刑于隱不刑于市
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役為給役也木大曰薪木細曰
蒸 疏曰其徒三百人耕耨藉田千畝其事至閑故兼

為內外養共其薪蒸

獸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疏曰獸人掌共野獸以為膳羞故在此

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王府凡田獸者掌其

政令

罟音古注之罟反

註疏罟網也以網搏所當田之獸四時田獵春用火夏用車秋用羅冬用徒四時各以一為主無妨兼有網取也王介甫曰冬物成之時狼殘物之尤者夏田稼之

時麋害稼之眾者春秋書多麋為此也各於其尤害物之時罟而獻之曰設官主以除民物之害春秋獻獸物

亦以除民物之害與雍氏春令為阱獲之利於民者同

意 註疏守罟備獸觸罟也弊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

羅弊冬徒弊弊仆也弊而田止田止虞人致旌旗於田

處之中央注猶聚也獸人則令所田之眾輸其所得獸

聚於旌旗之中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也 王氏曰為用

鮮故共其生獸為給常用故共其死獸 鄭氏曰入于

腊人當乾之也 疏曰獸人所得獸其皮毛筋角擇取

堪作器物者送入於王府凡田獵取禽獸者所有政令

獸人掌之以其知田獵之法故也 王介甫曰周之初

沛澤多而禽獸至周人嘗患其逼矣唯周有以勝之然
後中國之患除而人更賴其所獲以共服食器用然則
獸人之官脩寧百姓之大者也魚之爲物潛逃微眇難
及以政方周之盛時乃能使之萃其尾頒其首浮沉小
大備得其性則以有法度加焉而已然則獻人之官脩
養萬物之悉者也故二官各入其物于王府以爲王者
仁民愛物其施如是然後可以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
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也 雜說無事而不田曰不
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
之庖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斷一木斬一獸不以其時
非孝也獸人之職宜以是觀之

獻人 音魚本又作魚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二百人
疏曰獻人掌取魚供魚故在此徒三百人池塞花園取
魚處多也

掌以時獻爲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鱸藁以共王膳羞凡
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魚鱸藁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
入于王府 鮪位執反

註疏詩云無逝我梁無發我笱又云敞笱在梁月令季
冬命漁師爲梁梁水堰也堰水兩旁中央通水爲闕孔
笱者葦薄也以薄承其關魚過者以薄承取之 劉氏
曰魚潛于淵蓋物之善者也聖人養之之法則數罟不

入汙池也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也然則罟非其制不可設矣取非其時不可為矣是故先王制罟必四寸然後天下之魚得以長育矣梁設有時則凡魚得以遂性而頒首莘尾矣中孚曰豚魚吉者信在民心而惠及豚魚也 鄭氏曰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蠶生也薨乾也 疏曰凡魚者有所政令則獻人掌之以其知取之時節及其法也凡近川澤之民於十月獺祭魚之後亦得自取魚其中須骨堪飾器物者漁人主收之送入王府以當邦賦

鼈人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疏曰鼈人掌取互物亦以供食物故在此

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九狸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

祭祀共麤贏蜺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籍事

狸莫皆反贏文幸反
贏即戈反蜺直其反

劉氏曰互物謂有介甲之物 鄭氏曰籍以义刺泥中

搏取之莊子曰冬則擣鼈於江 王氏曰先王之於物

交之以道用之以禮育之以仁使得遂其生盡其性而

無殃夭之傷魚鼈龜蜃雖微物然豈以其微而輕取之

哉故必以其時 鄭氏曰蜃大蛤也狸物埋藏泥中非

網罟可致者 王介甫曰鼈及龜魚字乳以夏而蜃以

夏秋春獻鼈蜃秋獻龜魚遊其字乳之時而弗獻也唯

王不以飲食之養害仁政之法度如此然後能率天下
之民以成魚麗之功矣鄭氏曰羸虢音輸音
鄭司農云羸蛤也杜子春云羸蟀也蚺蚺子也疏子曰
者謂蟻之子取其里革諫曰魚禁鯢鮪蟲舍蚺蟪古之制也里革以舍蚺
蟪為仁周公以共蚺蟪為禮何也蓋宣公之夏濫非時
也周公以時取之而已雜說夫鳥獸魚鼈咸若皆其
德懋之所致自獸人以下莫不以時取之以共膳夫亦
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非窮口腹之欲以
暴殄天物也

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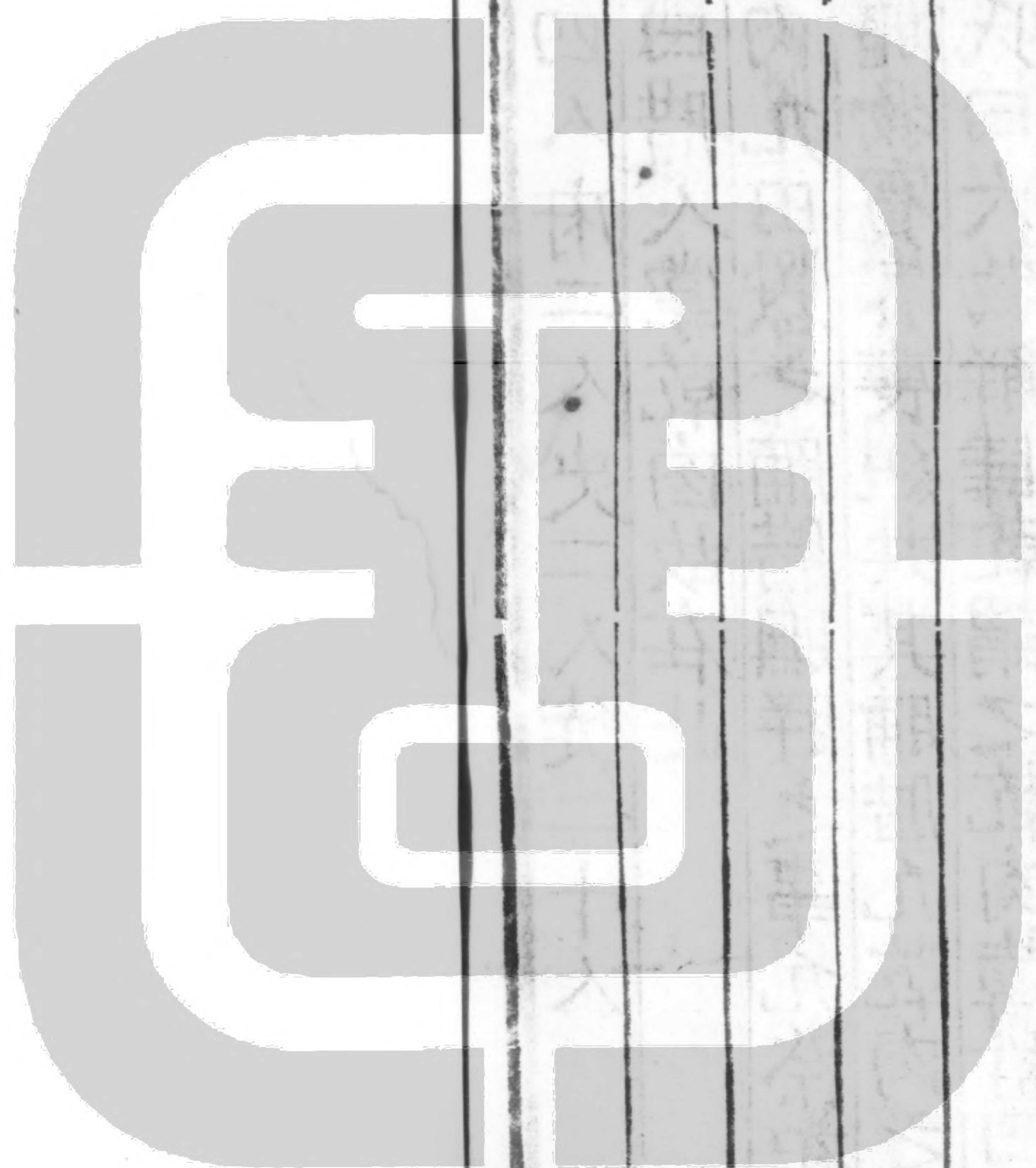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疏曰腊人掌乾肉故在此

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臠
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胖普半反

鄭氏曰大物解肆乾謂之乾肉薄折曰脯小物全乾為

腊劉氏曰田獵一為乾豆故祭祀有豆脯鄭氏曰豆



Vertical columns of printed Chinese text, likely from a classical Chinese text.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columns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small and densely packed. The right page contains the main body of text, while the left page is mostly blank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卷之四